纷

19世纪末，由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种族歧视日趋严重，西海岸城市大量人口迁往曼哈顿唐人街，其人口随之增长。在东海岸，很多移民在洗衣房、餐馆和纺织厂务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工会化这一趋势和海外进口商的竞争，致使纽约旧服装厂难以维持生计，纷纷倒闭。华人服装厂的雇员数量从8000名激增至2万名，这些雇员多为女性，不会说英语，且是新一代移民。

男

沿着坚尼街走，我们来到了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 (Sara D. Roosevelt Park)，这是除了哥伦布公园外，另一个备受欢迎的好去处。这儿有草地、有操场，还有运动场。男男女女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看人来人往。一天早上，我们沿着克里斯蒂街走了很远，途径了一片篮球场，看到一位60多岁的华人女性单手投篮。“我每天早上九点打五对五，” 她说。“我是里面唯一的女性。有时我跟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一起打球，但基本都是我赢。” 不愧是纽约人啊。

女

沿着坚尼街走，我们来到了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 (Sara D. Roosevelt Park)，这是除了哥伦布公园外，另一个备受欢迎的好去处。这儿有草地、有操场，还有运动场。男男女女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看人来人往。一天早上，我们沿着克里斯蒂街走了很远，途径了一片篮球场，看到一位60多岁的华人女性单手投篮。“我每天早上九点打五对五，” 她说。“我是里面唯一的女性。有时我跟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一起打球，但基本都是我赢。” 不愧是纽约人啊。

巴

梅尔说: “1939年，我的父亲来到了这里，当时他只有14岁，才69磅（约62.6斤），瘦巴巴的。他父母给他买了船票和火车票，自此之后，他再没见过他母亲。” 靠着这张95美元的 “特别三等舱” 票，他从香港出发，途径加拿大，然后抵达埃利斯岛，全程耗时近一个月。

哥

他来之前，他父亲和他两个哥哥已经在纽约了，父子三人都在曼哈顿东五十街200号的李芳洗衣房(Lee Fong Laundry) 打工。

学

李先生是他大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在纽约州立应用艺术与科学学院 (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即现在的纽约城市理工学院) 学习结构工程。这所学校是为二战老兵战后接受技术教育而建立的。后来，他在学校接了一门课，每周授一次课，来赚外快。节假日期间，他会去送邮件。他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与人合伙经营一家中餐厅。与此同时，他还售卖人寿保险，兜售《世界图书百科全书》，顺带给孩子们买到有折扣的百科全书。

尖

她俩都穿着开襟羊毛衫，都只扣最上面一颗扣子，里边都穿着碎花衬衫，衬衫尖尖的衣领都露在外面。“我没想到我俩穿搭这么和谐，” 林女士说。“这是我平常穿的衣服。”

洋

我们盯着78岁的宋梅(Song Mui)的服饰欣赏了半天。她身上的天鹅绒背心和有领衬衫看起来喜洋洋，亮闪闪的，仿钻纽扣和衣领上的水晶璀璨夺目。

闪

我们盯着78岁的宋梅(Song Mui)的服饰欣赏了半天。她身上的天鹅绒背心和有领衬衫看起来喜洋洋，亮闪闪的，仿钻纽扣和衣领上的水晶璀璨夺目。

园

在移民美国前，李女士在香港做公园园丁。“打理花花草草，” 她说。

花

在移民美国前，李女士在香港做公园园丁。“打理花花草草，” 她说。

草

在移民美国前，李女士在香港做公园园丁。“打理花花草草，” 她说。

晒

李从10岁起就住在唐人街了，他是这个街区的常客。白天，他四处走动，活跃在街区的各个角落，晒晒太阳，抽抽烟。

抽

李从10岁起就住在唐人街了，他是这个街区的常客。白天，他四处走动，活跃在街区的各个角落，晒晒太阳，抽抽烟。

国

一天，他头戴一顶印有美国国旗和白头海雕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些涂涂画画，其中写了个短语，叫“黄金时代”，看到这样的词眼，我们深感暖心。我们夸了夸他的帽子，他就提出要把帽子送给我们。他还送了我们大白兔奶糖和金属手镯。

涂

一天，他头戴一顶印有美国国旗和白头海雕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些涂涂画画，其中写了个短语，叫“黄金时代”，看到这样的词眼，我们深感暖心。我们夸了夸他的帽子，他就提出要把帽子送给我们。他还送了我们大白兔奶糖和金属手镯。

画

一天，他头戴一顶印有美国国旗和白头海雕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些涂涂画画，其中写了个短语，叫“黄金时代”，看到这样的词眼，我们深感暖心。我们夸了夸他的帽子，他就提出要把帽子送给我们。他还送了我们大白兔奶糖和金属手镯。

满

到后来，我们很快猜到了上述画作出自谁之手了，因为李打算送给我们的那顶帽子上也画有两只乌龟，跟墙上的那两只一模一样。当然，他的馈赠之举心意满满，这份心意确实价值千金，一城难买呢。

蒙

一日早晨，我们与78岁的尹琴彩 (Yin Qin Cai音) 相遇。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她手撑一把淡紫色雨伞，身穿一件印有图案的风衣。尹女士是在40年前从上海移民纽约的，当时上海空气污染严重，伤身体。“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这边空气好，” 她说。

热

那天是星期四，她要去教堂。“我喜欢身边有很多人，热热闹闹的，可以和别人分享快乐，我也喜欢我的社区。”

闹

那天是星期四，她要去教堂。“我喜欢身边有很多人，热热闹闹的，可以和别人分享快乐，我也喜欢我的社区。”

聊

不过，继续聊下去的话，尹女士就要错过教堂的礼拜时间了。“我不去教堂了，直接和你们聊聊天。待会我再去杂货店买东西。”

做

她站着回答我们的一系列问题，透露的信息不多，只说了她务农，有时自己做做早点。她挂着柔和的微笑，在我们间来回转移目光。我们的问题接二连三，但她从容应对。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觉得她温和的态度非常感染人心。

就

言毕，他很快就就敞开了心扉。

耿

尽管如此，二战爆发后，成百上千的华裔加拿大人入伍为盟军作战。他们对加拿大忠心耿耿，因此有幸在1947年获得正式公民身份。同时，这批人也促成了《排华法案》的废除。

彤

如今的唐人街毗邻时尚街区煤气镇(Gastown district)和市中心东端(Downtown Eastside)，这片流浪汉随处可见，鸦片猖獗。追溯唐人街的布局，关于温哥华唐人街是如何在新旧之间摇摆演变的，我们可以略窥一斑。出售第三波咖啡、巴西莓碗和腰果冰淇淋的商店散布在茶馆、中式糕点店和杂货店这些传统的华人商铺间，户外水果摊上悬挂着红彤彤的灯笼。一瞬间，我们仿佛穿越到了香港。几年后，奇化街上一个不起眼的平层超市将被改造成一座崭新的六层公寓。

融

“青心在唐人街”的奠基仪式是“热闹高涨麻雀活动”，他们在户外广场摆上麻将桌，男女老少都来玩。在一个暖融融的六月下午，我们与协会通力合作，筹办了一个老年人肖像日。不少我们在养老院遇到的老人纷纷涌现在奇化街和哥伦比亚街角的唐人街纪念广场(Chinatown Memorial Plaza)，他们戴着偏光太阳镜和大帽檐遮阳帽防晒。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些20多岁的蓝发纹身的华裔加拿大人，他们掏出手机拍照，在Ins上记录这一刻。这场活动中，年龄和语言都不是障碍，任何人都可以踊跃参与进来，尽情享受。

纷

“青心在唐人街”的奠基仪式是“热闹高涨麻雀活动”，他们在户外广场摆上麻将桌，男女老少都来玩。在一个暖融融的六月下午，我们与协会通力合作，筹办了一个老年人肖像日。不少我们在养老院遇到的老人纷纷涌现在奇化街和哥伦比亚街角的唐人街纪念广场(Chinatown Memorial Plaza)，他们戴着偏光太阳镜和大帽檐遮阳帽防晒。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些20多岁的蓝发纹身的华裔加拿大人，他们掏出手机拍照，在Ins上记录这一刻。这场活动中，年龄和语言都不是障碍，任何人都可以踊跃参与进来，尽情享受。

万

奎女士从长者关注小组那里听说了我们的活动，这是一个为唐人街老年群体奔走游说，争取经济适用房的联盟。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我们先前都不知道彼此的意图。知道她非常期待这次活动，甚至不介意自己蒙受损失，我们也备受触动。

仅

但现在，实用才是王道。“在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讲什么时尚了，” 她说。“穿衣服以舒适为主。” 我们无数次听到过其他老人说类似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服装不仅仅停留在实用层面，而是颇具审美，颇有特色。”

默

我们在心里默默惊叹这身装束的灵感，而Chang女士语气平和，就事论事，她说：“这条裤子是我一位交情不错的故友的。”

回

龚诗(Shi Gong)是位不折不扣的紫色控。三天内，我们碰见她几回，她回回都是穿着紫衫，并且件件都不一样。她头上一顶缝制钻石图纹的渔夫帽，耳戴一对金圈耳环，看起来美观大方。

件

龚诗(Shi Gong)是位不折不扣的紫色控。三天内，我们碰见她几回，她回回都是穿着紫衫，并且件件都不一样。她头上一顶缝制钻石图纹的渔夫帽，耳戴一对金圈耳环，看起来美观大方。

个

我们没法洞悉他为什么选用这些补丁。不过，我们了解到那个中文补丁的含义是“祝福”。既然我们没法纠其含义，那就视这次邂逅为一场缘分，至于这件DIY过的外套，上面一个个补丁虽令人费解，却也惹人喜爱。

匆

我匆匆忙赶过去，看见安德里亚Andria正在和海伦·洛克 (Helen Lok) 聊天。海伦·洛克 驾着助行器，沿着奇化街缓缓前行。“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散散步，” 她跟我们说，她95岁了，没什么体力出门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老呆在家里，最好多出来走走，至少一周一次。” 我们很幸运撞上了这次她出门的机会。

缓

我匆匆忙赶过去，看见安德里亚Andria正在和海伦·洛克 (Helen Lok) 聊天。海伦·洛克 驾着助行器，沿着奇化街缓缓前行。“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散散步，” 她跟我们说，她95岁了，没什么体力出门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老呆在家里，最好多出来走走，至少一周一次。” 我们很幸运撞上了这次她出门的机会。

天

我匆匆忙赶过去，看见安德里亚Andria正在和海伦·洛克 (Helen Lok) 聊天。海伦·洛克 驾着助行器，沿着奇化街缓缓前行。“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散散步，” 她跟我们说，她95岁了，没什么体力出门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老呆在家里，最好多出来走走，至少一周一次。” 我们很幸运撞上了这次她出门的机会。

散

我匆匆忙赶过去，看见安德里亚Andria正在和海伦·洛克 (Helen Lok) 聊天。海伦·洛克 驾着助行器，沿着奇化街缓缓前行。“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散散步，” 她跟我们说，她95岁了，没什么体力出门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老呆在家里，最好多出来走走，至少一周一次。” 我们很幸运撞上了这次她出门的机会。

走

我匆匆忙赶过去，看见安德里亚Andria正在和海伦·洛克 (Helen Lok) 聊天。海伦·洛克 驾着助行器，沿着奇化街缓缓前行。“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散散步，” 她跟我们说，她95岁了，没什么体力出门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老呆在家里，最好多出来走走，至少一周一次。” 我们很幸运撞上了这次她出门的机会。

看

她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都像极了上西区的居民。我们来看看她的配饰：羊毛圆顶礼帽、剪裁完美的羊绒裤、刺绣便鞋和挂着金属链的玳瑁眼镜。她的玳瑁眼镜特别之处在于，她的这副镜框是六边形，镜片是蓝色的。

在

洛克女士 (Ms. Lok) 原来住在香港，46年前来到加拿大。退休前，她在英国政府机关担任秘书。她还自告奋勇，开车带非英语人士去见翻译。她现在在温哥华独居，女儿在香港，儿子在多伦多。

徐

洛克女士 (Ms. Lok) 跟我们说，“没人能帮我，我只能自力更生。” 我们最后再给她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她继续徐徐前行，目光笃定。

呵

在“麻雀会”上，83岁的凌影 (Ling Ying Zhing) 和她81岁的丈夫明吴楚 (Ming Chu Wu) 正在与另一对夫妻聊天，看上去乐呵呵的。他们坐在公园长椅上，尽情啃着西瓜，西瓜红通通的，他们的衣服也是红艳艳的，相映成趣。

通

在“麻雀会”上，83岁的凌影 (Ling Ying Zhing) 和她81岁的丈夫明吴楚 (Ming Chu Wu) 正在与另一对夫妻聊天，看上去乐呵呵的。他们坐在公园长椅上，尽情啃着西瓜，西瓜红通通的，他们的衣服也是红艳艳的，相映成趣。

艳

在“麻雀会”上，83岁的凌影 (Ling Ying Zhing) 和她81岁的丈夫明吴楚 (Ming Chu Wu) 正在与另一对夫妻聊天，看上去乐呵呵的。他们坐在公园长椅上，尽情啃着西瓜，西瓜红通通的，他们的衣服也是红艳艳的，相映成趣。

滋

他俩的感情甜滋滋的，就像西瓜的味道一样。

天

“我们天天打麻将，无一例外。” 其中一位老太太说。

个

在唐人街，不少人喜欢周日和家人外出吃点心。我们走进一家餐厅，里面摆满了十人座的桌子，坐了几代人。如往常的周日一样，93岁的隋银成 (Sui Ngan Sung)正和她的家人一起前往金石餐馆饼店 (Goldstone Bakery and Restaurant) ，她的孙子穿着燕尾围兜，帅气可爱。祖孙俩都穿着威扣牌 (Velcro)鞋，小男孩的衣服上“洒满”树叶。他衬衫上一个个小松树，和奶奶衬衫上绽放的花朵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

花

有一次，她从床下一个白色纸板箱里拿出她收藏的经典中国服饰——旗袍，展示给我和安德里亚 (Andria) 看。看着她的高定连衣裙，我们赞不绝口。这条裙子镶着珍珠纽扣，带有宝蓝色压花花边，锯齿形的现代印花让人想起米索尼，蓝色蜡染印花则是热带度假的绝佳选择。

妹

当她还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时，李女士的英国主管会去参观她在香港经营的儿童之家，那里有100名寄养儿童。她说起有一次安妮公主 (查尔斯王子的妹妹) 来拜访。“这是香港的一件大事，” 她回忆道。“我穿了旗袍，这样我就不用像英国人那样鞠躬了，” 她说，好像这给了她某种豁免权。“我是中国人。”

个

正午时间，90岁的梅州 (Mei Zhou) 正和几个朋友在唐人街的国际村购物中心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晒太阳，那里有美食广场、服装店和空调。他们坐在一条长凳上，个个神气活现。

看

我们来看看她穿的这一身，她头戴玫瑰印花帽，背着紫色吊带包，两样配饰都制作精良。

忙

从五岁到结婚，她一生都忙忙碌碌。在农场里，她砍柴、种土豆、放牛，收割蔬菜。“除了吃晚饭，我们其他时间都是站着的，吃完饭我们又继续工作，” 她说。

碌

从五岁到结婚，她一生都忙忙碌碌。在农场里，她砍柴、种土豆、放牛，收割蔬菜。“除了吃晚饭，我们其他时间都是站着的，吃完饭我们又继续工作，” 她说。

薄

一天清晨，我们在戈尔街的一个公交站遇到了90岁的苏珠亮 (Suzhu Liang) 。她刚下公交车，戴着一顶鲜艳的针织帽，穿着栗色背心。几个小时后，在她在去彭德街佛寺的路上时，我们又遇到了她。她去那里用薄薄的纸钱折成金币。“我把纸钱折叠起来，供祖先来世使用，” 她说。

整

我们去狮子庄园主办肖像日时，在她的公寓里又一次遇到她，她留着很短的平头，面露微笑。在她的公寓里，我们看到她戴着一副 “徒步旅行者” (Wayfarer) 太阳镜，坐在祭坛旁边。她给我们展示了她饰有花样的衣服，她把她的衣服叠在床下的抽屉里，挂在衣柜里，看起来整整齐齐的。

齐

我们去狮子庄园主办肖像日时，在她的公寓里又一次遇到她，她留着很短的平头，面露微笑。在她的公寓里，我们看到她戴着一副 “徒步旅行者” (Wayfarer) 太阳镜，坐在祭坛旁边。她给我们展示了她饰有花样的衣服，她把她的衣服叠在床下的抽屉里，挂在衣柜里，看起来整整齐齐的。

起

但她的人生信条颇为达观。她说，“人生起起伏伏，幸福与否在于自己，我已经独立生活了60年，我选择保持乐观心态。”

伏

但她的人生信条颇为达观。她说，“人生起起伏伏，幸福与否在于自己，我已经独立生活了60年，我选择保持乐观心态。”

刚

退休前，梁女士 (Ms. Liang) 在一家电子服装厂工作。她有五个子女，其中两个是女孩。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女儿刚刚去世，所以几天前我们遇见她时，她在寺庙里。“我给我的丈夫、爸妈和女儿烧纸钱，这儿有我女儿的照片。”

晶

她说到这时哭了起来，接着我们的译员在翻译时哭了起来。我也开始哭。我们伸出手抓住她的手，她手上戴着亮晶晶的玉环和手镯。

看

刘先生 (Mr. Liu) 是17年前从广州移民过来的。他经常参加唐人街附近的一些活动，比如唐人街夜市，该活动由当地唐人街社区组织，已经举办了三年，直到2018年因抗议温哥华缺乏对唐人街商人的支持而被取消。现在，他参与了唐人街夜市的新化身——“热闹高涨麻雀会”，但他只是随便看看，没有直接参与。他说: “我不会打麻将，所以有时候无事可做。”

有

捡罐头或瓶子，是唐人街文化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分。老年华人在公共垃圾桶和居民回收箱中翻找空玻璃瓶和铝罐，然后把它们拿到回收站来获取五美分或十美分的报酬。他们把寻得的“猎物”以巧妙方式储存起来，放在有滚轮的金属手推车或背包里、装大号的塑料防水布袋里、绑在扁担两端的透明垃圾袋上，这些袋子在他们的肩膀上保持平衡。除此以外，当然还有有趣的穿搭，常见的有亮色橡胶手套和花袖套。

瓶

我们对老年人有此举动的原因知之甚少。显然，钱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因素。但我们听到一些人评论说，老人们是想有事可做。有些人可能和子女在郊区合住，生活舒适，但他们总想着干点什么，让自己也能派上用场。因此，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在酒吧和餐馆里搜寻，在街上捡被丢弃的瓶子。对他们来说，捡瓶瓶罐罐既能锻炼身体，也赚了些零用钱。

罐

我们对老年人有此举动的原因知之甚少。显然，钱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因素。但我们听到一些人评论说，老人们是想有事可做。有些人可能和子女在郊区合住，生活舒适，但他们总想着干点什么，让自己也能派上用场。因此，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在酒吧和餐馆里搜寻，在街上捡被丢弃的瓶子。对他们来说，捡瓶瓶罐罐既能锻炼身体，也赚了些零用钱。

整

我们遇到了76岁的尹志苏(音)。当时，她沿着市中心东端的一条小巷走，正在捡地上的几个散罐。她捡罐子比较随意，不像有的人会装整整一手推车。她有一个小塑料购物袋，她会把捡到的罐头装进去。

闪

闪闪

闪

裴凤沈 (Pui Fong Shum) 今年，96岁。交流过程中，她时常眨眼，举止俏皮，这让我们倍感亲切。我们主动和她打招呼时，她不停向我们眨眼，左右眼交替。所以，我们给她取了个昵称，叫闪闪。

潺

潺潺泉韵流溪畔，

粼

粼粼山光照水隈。

静

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读着这首诗。我们跟她说，这首诗很有感染力。我的眼眶有点湿润，被她这首诗和她富有张力的语言所触动。

哈

“我又瞎又聋，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她表侄翻译了这句话。我们被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次

听不听得见无伤大雅。一次次眨眼和一行行诗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行

听不听得见无伤大雅。一次次眨眼和一行行诗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整

许太太今年90岁，她身穿一件清凉的薄荷绿风衣，里面是一件几何图案的粉色毛衣，这种穿法非常时髦。她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我们参观她公寓的壁橱时，她跟我们说， “我甚至都不照镜子的，我从来没化过妆。我只会梳下头，插上波比发夹。”

齐

许太太今年90岁，她身穿一件清凉的薄荷绿风衣，里面是一件几何图案的粉色毛衣，这种穿法非常时髦。她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我们参观她公寓的壁橱时，她跟我们说， “我甚至都不照镜子的，我从来没化过妆。我只会梳下头，插上波比发夹。”

[('男', '女')]

沿着坚尼街走，我们来到了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 (Sara D. Roosevelt Park)，这是除了哥伦布公园外，另一个备受欢迎的好去处。这儿有草地、有操场，还有运动场。男男女女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看人来人往。一天早上，我们沿着克里斯蒂街走了很远，途径了一片篮球场，看到一位60多岁的华人女性单手投篮。“我每天早上九点打五对五，” 她说。“我是里面唯一的女性。有时我跟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一起打球，但基本都是我赢。” 不愧是纽约人啊。

[('花', '草')]

在移民美国前，李女士在香港做公园园丁。“打理花花草草，” 她说。

[('涂', '画')]

一天，他头戴一顶印有美国国旗和白头海雕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些涂涂画画，其中写了个短语，叫“黄金时代”，看到这样的词眼，我们深感暖心。我们夸了夸他的帽子，他就提出要把帽子送给我们。他还送了我们大白兔奶糖和金属手镯。

[('热', '闹')]

那天是星期四，她要去教堂。“我喜欢身边有很多人，热热闹闹的，可以和别人分享快乐，我也喜欢我的社区。”

[('忙', '碌')]

从五岁到结婚，她一生都忙忙碌碌。在农场里，她砍柴、种土豆、放牛，收割蔬菜。“除了吃晚饭，我们其他时间都是站着的，吃完饭我们又继续工作，” 她说。

[('整', '齐')]

我们去狮子庄园主办肖像日时，在她的公寓里又一次遇到她，她留着很短的平头，面露微笑。在她的公寓里，我们看到她戴着一副 “徒步旅行者” (Wayfarer) 太阳镜，坐在祭坛旁边。她给我们展示了她饰有花样的衣服，她把她的衣服叠在床下的抽屉里，挂在衣柜里，看起来整整齐齐的。

[('起', '伏')]

但她的人生信条颇为达观。她说，“人生起起伏伏，幸福与否在于自己，我已经独立生活了60年，我选择保持乐观心态。”

[('瓶', '罐')]

我们对老年人有此举动的原因知之甚少。显然，钱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因素。但我们听到一些人评论说，老人们是想有事可做。有些人可能和子女在郊区合住，生活舒适，但他们总想着干点什么，让自己也能派上用场。因此，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在酒吧和餐馆里搜寻，在街上捡被丢弃的瓶子。对他们来说，捡瓶瓶罐罐既能锻炼身体，也赚了些零用钱。

[('整', '齐')]

许太太今年90岁，她身穿一件清凉的薄荷绿风衣，里面是一件几何图案的粉色毛衣，这种穿法非常时髦。她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我们参观她公寓的壁橱时，她跟我们说， “我甚至都不照镜子的，我从来没化过妆。我只会梳下头，插上波比发夹。”

越

19世纪末，由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种族歧视日趋严重，西海岸城市大量人口迁往曼哈顿唐人街，其人口随之增长。在东海岸，很多移民在洗衣房、餐馆和纺织厂务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工会化这一趋势和海外进口商的竞争，致使纽约旧服装厂难以维持生计，纷纷倒闭。华人服装厂的雇员数量从8000名激增至2万名，这些雇员多为女性，不会说英语，且是新一代移民。

人

沿着坚尼街走，我们来到了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 (Sara D. Roosevelt Park)，这是除了哥伦布公园外，另一个备受欢迎的好去处。这儿有草地、有操场，还有运动场。男男女女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看人来人往。一天早上，我们沿着克里斯蒂街走了很远，途径了一片篮球场，看到一位60多岁的华人女性单手投篮。“我每天早上九点打五对五，” 她说。“我是里面唯一的女性。有时我跟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一起打球，但基本都是我赢。” 不愧是纽约人啊。

五

沿着坚尼街走，我们来到了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 (Sara D. Roosevelt Park)，这是除了哥伦布公园外，另一个备受欢迎的好去处。这儿有草地、有操场，还有运动场。男男女女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看人来人往。一天早上，我们沿着克里斯蒂街走了很远，途径了一片篮球场，看到一位60多岁的华人女性单手投篮。“我每天早上九点打五对五，” 她说。“我是里面唯一的女性。有时我跟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一起打球，但基本都是我赢。” 不愧是纽约人啊。

生

在曼哈顿唐人街，我们与93岁的法恩·李(Farn S. Lee)和他的女儿梅尔·杨(Mel Young)会面。由于李先生有点耳背，所以他的女儿替他讲述其生平事迹。李先生出生在台山一个绰号“狗头岭”的小村庄。

她

我们径直朝80岁的海伦·罗 (Helen Lo) 走去，走在半路，我们就看到了她，她这一身颜色丰富。当被问及如何 “组装” 她的服装时，她回答说: “我喜欢漂亮的东西，我只是把它们随机搭配。

夸

一天，他头戴一顶印有美国国旗和白头海雕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些涂涂画画，其中写了个短语，叫“黄金时代”，看到这样的词眼，我们深感暖心。我们夸了夸他的帽子，他就提出要把帽子送给我们。他还送了我们大白兔奶糖和金属手镯。

画

前一阵，逛唐人街时，我们在一面木墙上发现了一幅涂鸦画。画上有两只乌龟，乌龟旁边有一串汉字。译员说上面的意思是: “它价值连城。”作者的意思是乌龟值整座大都市的价值吗？这是随便写的呢？还是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我们不得而知。

一

到后来，我们很快猜到了上述画作出自谁之手了，因为李打算送给我们的那顶帽子上也画有两只乌龟，跟墙上的那两只一模一样。当然，他的馈赠之举心意满满，这份心意确实价值千金，一城难买呢。

包

如果你纠结买什么礼物送老太太，我们会首推乐播诗包。乐播诗包轻便易携，颜色和图案多样，口袋够用，深受长辈喜爱。78岁的万考恩(Wan Kau Eng)背着一个黑色小乐博诗包，包上有个反光标签，比较吸睛。她来自台山，做了15年的裁缝。

一

在唐人街，雨披是雨天必备。穿蓝色雨披的女士叫林香仪，这件蓝色雨披是她在一家一元店买的。她很聪明，把兜帽别在棒球帽上，起固定作用。

她

89岁的群思源(Qun Si Yuan)在拐角处曳足而行时，我们碰见了她，她穿着一套紫色休闲服，外套棕色灯芯绒背心。我们一伙人呆视着她，紫色配棕色，舒适睡衣与休闲马甲混搭。这一身颇为出彩，很适合出行。

我

C.P. 今年67岁，她内穿碎花衬衫，外套碎花牛仔夹克，这两件衣服都是在唐人街买的。走在金玉珠宝表行的前面，她说，“我要去杂货店给我和我丈夫购物。” C.P. 在她的钱包外裹了个袋子，起保护作用，袋子上边写着 “谢谢惠顾”。我们都觉得这种套法挺有趣。

帽

85岁的咏春(Wing Chun)穿着一件20年前买的毛羊皮秋大衣，内搭格子衫，配高腰裤。他头戴黑色鸭舌帽，帽上绣着NY（意为纽约），纯色帽子为这一身锦上添花。

大

温哥华唐人街是加拿大最大的唐人街。19世纪中期起，先后有华人前往加拿大。起初他们是来淘金，后来，他们又参与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其他唐人街的情况类似，当地白人对华人深恶痛绝，认为华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加拿大政府对试图移民的华人不断加收 “人头税”。这样一来，携带家眷移民加拿大的代价高昂，华人男性只能望而却步。最终，政府在1923年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所有中国人移民加拿大。这是有史以来加拿大首次锁定排斥某一特定国籍的移民群体。

楼

新元素的注入威胁到了旧日的生态，这也促使当地居民满怀使命感，积极采取行动。此次活动的主办人是“青心在唐人街”(YCC)的两位创始人多丽丝(Doris Chow)和琼·周(June Chow)。“青心在唐人街”汇聚了一群年轻人，他们致力于在唐人街办实事、谋福利，服务当地。周氏姐妹是唐人街的民间大使，她们熟悉唐人街的各色人物，包括在协会大楼二楼打麻将的老太太们，80年代购物中心新华中心的各位店主，还有不少年轻的华裔加拿大人。这些华裔加拿大人也在奋力保护唐人街，这个承载着他们童年回忆的地方。

事

我们在心里默默惊叹这身装束的灵感，而Chang女士语气平和，就事论事，她说：“这条裤子是我一位交情不错的故友的。”

自

随后，杂货店一名店员快步走过来，跟我们透露道，“你知道她多大了吗？” 店员高声自问自答， “她一百多岁了！”

不

龚诗(Shi Gong)是位不折不扣的紫色控。三天内，我们碰见她几回，她回回都是穿着紫衫，并且件件都不一样。她头上一顶缝制钻石图纹的渔夫帽，耳戴一对金圈耳环，看起来美观大方。

她

我们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崇义广场 (Shon Yee Place)，也就是我们举办老年人肖像日活动的住宅区。第二次是在金峰饼店 (Zhao Mah Bakery)，当时她手提一大袋的不能隔夜吃的糕点。第三次撞见她，她是坐在一组楼梯上等公交。总而言之，龚女士是位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紫衫婆婆。

不

沈太太 (Mrs. Shen) 55岁时移居温哥华，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她穿的衬衫是由一位朋友用边角料做的。乍一看，我们只看到她衬衫围兜上有趣的80年代印花。她拉开夹克拉链后，我们看到了与正面形成鲜明反差的深色叶纹印花。不得不说，唐人街上的潮老人通过着装，把他们的鲜明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

我匆匆忙赶过去，看见安德里亚Andria正在和海伦·洛克 (Helen Lok) 聊天。海伦·洛克 驾着助行器，沿着奇化街缓缓前行。“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散散步，” 她跟我们说，她95岁了，没什么体力出门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老呆在家里，最好多出来走走，至少一周一次。” 我们很幸运撞上了这次她出门的机会。

多

洛克女士 (Ms. Lok) 原来住在香港，46年前来到加拿大。退休前，她在英国政府机关担任秘书。她还自告奋勇，开车带非英语人士去见翻译。她现在在温哥华独居，女儿在香港，儿子在多伦多。

我

洛克女士 (Ms. Lok) 跟我们说，“没人能帮我，我只能自力更生。” 我们最后再给她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她继续徐徐前行，目光笃定。

问

某天，在她去购物中心散步时，我问了问她穿的这身。她穿了一件香港手工连衣裙，她本身就是香港人。“这种布料来自法国，” 她说。这条裙子有趣的点在于，采用西方面料，却使用香港剪裁。

看

有一次，她从床下一个白色纸板箱里拿出她收藏的经典中国服饰——旗袍，展示给我和安德里亚 (Andria) 看。看着她的高定连衣裙，我们赞不绝口。这条裙子镶着珍珠纽扣，带有宝蓝色压花花边，锯齿形的现代印花让人想起米索尼，蓝色蜡染印花则是热带度假的绝佳选择。

斯

东黑斯廷斯街，2018年

斯

东黑斯廷斯街，2018年

她

后来，“麻雀会”的老年人肖像日活动上看到她时，我们颇感惊讶。她向我们道了歉，后悔拒绝我们。她说她当时不知道我们就是那天要来拍照的人。

不

她一直在放牛，婚礼前一天也不例外。30岁时，她的丈夫去世了，她不得不回去务农。她说如果她丈夫没有去世，她会有十个孩子。“那时候没有节育措施，” 她说。“我们的孩子不断冒出来。我每三到四年就能生两个孩子。如今，我的孩子们都不愿意要孩子了。”

越

终于，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涌入。她说，“看到唐人街有这么多华人，我开心多了。”

在

如今，她正忙着在唐人街倡导经济适用房。她的六个孩子现在都在加拿大。她说: “我想和我的子女一起留在温哥华，所以这儿的住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连我最小的儿子都老了，他已经退休了。我希望他能住上经济适用房。”

在

一天清晨，我们在戈尔街的一个公交站遇到了90岁的苏珠亮 (Suzhu Liang) 。她刚下公交车，戴着一顶鲜艳的针织帽，穿着栗色背心。几个小时后，在她在去彭德街佛寺的路上时，我们又遇到了她。她去那里用薄薄的纸钱折成金币。“我把纸钱折叠起来，供祖先来世使用，” 她说。

她

一天清晨，我们在戈尔街的一个公交站遇到了90岁的苏珠亮 (Suzhu Liang) 。她刚下公交车，戴着一顶鲜艳的针织帽，穿着栗色背心。几个小时后，在她在去彭德街佛寺的路上时，我们又遇到了她。她去那里用薄薄的纸钱折成金币。“我把纸钱折叠起来，供祖先来世使用，” 她说。

能

她很忙，所以我们问能不能晚点见面拍张照。“好的！” 她愉快地答应了。

她

我们去狮子庄园主办肖像日时，在她的公寓里又一次遇到她，她留着很短的平头，面露微笑。在她的公寓里，我们看到她戴着一副 “徒步旅行者” (Wayfarer) 太阳镜，坐在祭坛旁边。她给我们展示了她饰有花样的衣服，她把她的衣服叠在床下的抽屉里，挂在衣柜里，看起来整整齐齐的。

她

我们去狮子庄园主办肖像日时，在她的公寓里又一次遇到她，她留着很短的平头，面露微笑。在她的公寓里，我们看到她戴着一副 “徒步旅行者” (Wayfarer) 太阳镜，坐在祭坛旁边。她给我们展示了她饰有花样的衣服，她把她的衣服叠在床下的抽屉里，挂在衣柜里，看起来整整齐齐的。

我

退休前，梁女士 (Ms. Liang) 在一家电子服装厂工作。她有五个子女，其中两个是女孩。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女儿刚刚去世，所以几天前我们遇见她时，她在寺庙里。“我给我的丈夫、爸妈和女儿烧纸钱，这儿有我女儿的照片。”

人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无需语言也能交流。我们俩都不会说广东话，但有时通过眼神交流、微笑和牵手，也可以建立连接。

她

她和她的表侄坐在一起，他每隔几周就会去华宫护理院看望她。因为深女士 (Ms. Shum) 是位听障人士，所以，他用中文在电子记事本(有点像高级的蚀刻素描)上给她写字。她口头回应。

又

“我又瞎又聋，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她表侄翻译了这句话。我们被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笑

她笑了笑，又逗趣说道，“你们说得再多，我也还是一句都听不见，” 她笑着说。

听

听不听得见无伤大雅。一次次眨眼和一行行诗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她

我们在街上遇到了秀华会Sau Wah Hui 。她是《在唐人街》(In Chinatown) 的主角，这是一部关于温哥华唐人街居民的纪录片，我们在见她之前观看过。通过社区组织牵线搭桥，我们约好了在几天后拍摄照片。拍照那天，我们拦住她和她的护工，跟她们打了个招呼。

白

我们问她为什么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她说: “我觉得领了养老金却没有回报社会，就像是在白吃白喝。

多

她在厨房做饭，穿着上次和我们见面时那件几何图案的毛衣。她独居在唐人街，五个子女住得离她很远，一个在台北，其它几个在多伦多。她在纪录片中说: “我丈夫94年在香港逝世，死于癌症”。她不想一个人住在香港，所以定居在了温哥华。” 我不打算搬家，会在这一直住到老，” 她说。虽然她已经90岁了，但仍然不服老，我们很钦佩这点。

吃

我们问她如何保持如此积极的生活方式。“年纪大了，不能成天躺着，吃东吃西，” 她说。她坚持随身携带热水瓶、老花镜，口袋里装点现金。“平时多走动对身体好，” 她说。许太太有一张免费的老年卡，但她很少用。她说，大家很容易养成坐车的习惯，但这样会错过锻炼身体的机会。她的大夫说她身体很硬朗。“我身上唯一的毛病就是之前在冰上滑倒了，” 她说。“当时我在床上躺了几天。”

要

我们聊天时，她倚靠着办公室的门。我们问她要不要坐下来。她说不用。

了

在此过程中，我们深入了解了唐人街的历史，其意义也影响深远。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颁布了旅行禁令，限制来自六个穆斯林国家的游客入美。这是自《排华法案》以来，第一次禁止特定国籍的人入境。这本书里，我们既回顾过往，也聚焦当下。